

劍網塵絲

上卷



49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剑网尘丝（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梁羽生小说全集

剑网尘丝（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网尘丝 下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50)

ISBN 7-80521-654-1

I .剑…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9.75 印张 715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喜结良缘 佳人侠士 变生意外 红烛青霜	1
第二回	旧侣寻仇 掌伤大侠 新娘比武 血溅华堂	67
第三回	除夕归人 无辜遇难 深宵赴约 清白蒙冤	115
第四回	旧梦成尘 青梅竹马 此心如水 飞絮飘萍	162
第五回	不见创痕 疑真疑幻 难明心迹 非友非仇	207
第六回	陌路相逢 难分邪正 鸾胶再续 莫问根由	272
第七回	一失足时 死生成谜 再回头处 恩怨如烟	319
第八回	梦幻尘缘 三生冤孽 飘零蓬梗 两代情仇	372
第九回	浪子乖行 陷忧潜伏 妖狐现影 铸错难回	425
第十回	奇变惊心 掌门遇害 幽岩被困 姹女含情	477

第十一回	勇救佳人 巧施骗术 追随义母 误坠奸谋	541
第十二回	弹剑京华 龙争虎斗 伤心家国 凤泊鸾飘	595
第十三回	忍陷火坑 拒婚受辱 忽来侠士 惩恶扶危	635
第十四回	孽债难偿 不分皂白 前缘未证 难说恩仇	672
第十五回	陷阱自投 甘为宰割 良知未泯 肯作帮凶	725
第十六回	仗势欺人 膏粱劫美 佯狂玩世 侠士惩凶	793
第十七回	慧剑难挥 但凭幻剑 芳心何托 仍鼓雄心	817
第十八回	剑网纷张 原如世网 尘丝难断 未了情丝	901

第九回 浪子乖行 隐忧潜伏 妖狐现影 铸错难回

金狐银狐的来历

丁勃的口气说得这样肯定，就好像是说太阳一定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预测”了。——假如他不听丁勃的劝告回家的话，他们父子就必将遭受祸殃。

听到这样的口气，楚天舒固然是暗暗吃惊，但另一方面心里也是着实不服。

他冷冷说道：“丁大叔，我只想多问一句，是不是待我回家之后，将你这番话告诉爹爹，爹爹方始会出远门？”

丁勃说道：“不错。”

楚天舒再问：“那么，是不是我不听你的话，就会有人与我父子为难？甚至我听了你的话回家，我爹爹为了害怕这个人，也要出门避祸？”

丁勃说道：“你不必知道这么多，反正你回到家里就会明白。要是令尊认为可以告诉你的话，他自然会告诉你。”

丁勃没有正面答复，但没有正面答复，已是等于默认。

楚天舒冷笑说道：“家父向来对人和气，但他也是从来不受别人威胁的！哼，要杀我容易，要把我的爹爹吓倒，恐怕就没那么容易！”

要知他的父亲楚劲松，早已名列当世一流高手之内。武功胜得过他的实是寥寥无几。楚天舒心里想道：“即使是少林寺

的方丈和武当派的掌门，恐怕也没有把握能够降祸我的爹爹！就是能够，我的爹爹也不会给他们吓倒！”

丁勃对他的冷笑却似听而不闻，半晌说道：“楚少爷，你是不是想和我赌这口气，偏偏要留下来呢？我劝你还是不要赌气的好！”

楚天舒蓦地说道：“好，我明白了。这口气我不会和你赌的。”

丁勃倒是不觉一怔，说道：“你明白什么？”

楚天舒道：“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不错，我的爹爹什么人都不害怕，就只怕他！”

丁勃道：“哦，你说的是谁？”

这次轮到楚天舒没有回答了。

他想到的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他的父亲确实是害怕齐燕然的。童年时候，他偷听父亲和继母的谈话，那时他已经听得出父亲对这个齐老头子是怀有戒惧之心了。他自以为猜得不错，其他的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怪不得丁大叔吞吞吐吐，不敢明说出来，原来他是替主人警告我的，他当然不能说出主人的名字了。”楚天舒心想。

另外的疑团，他也找到了自以为“合理”的解释。

“只要是他孙女的男友，只怕都要被他当作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要把孙女许配给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心爱徒孙。他不能容许有一个他认为可能被他孙女爱上的男人留在他的家里，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他接着再想：“虽然我不知道爹爹和齐燕然结下什么冤仇，但爹爹要我避开齐家的人，显而易见，纵然不是深仇大恨，也是很难化解的了。他是天下第一高手的身份，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和我这样一个晚辈为难，但要是我做出他不欢喜的事情，就不同了。他最担忧的，当然是我‘勾引’他的孙

女。

“丁大叔的口气其实明显不过，假如我不识相，继续留在齐家，齐老头儿定将对我不利。齐老头儿行事但凭好恶，早已闻名武林，丁大叔警告我可能祸及我的爹爹，这话恐怕也不能只当作是虚声恫吓。”

“反正我不想高攀他家，嘿，嘿，就当作我是给他吓倒吧！”

想到此处，楚天舒满腔气愤，不答丁勃的话，转身就走。

丁勃追上来道：“楚少爷，你别胡思乱想！”

楚天舒道：“我全都明白了，我明天就走，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吧。”

丁勃道：“唉，楚少爷，你不明白的，你……”

话声突然停了下来。

就在此时，楚天舒突然似觉微风飒然，好像有暗器向他射来，胸口一麻，隐约听得丁勃一声惊呼，便即不省人事。

* * *

也不知过了多久，楚天舒恢复了一点知觉，但眼皮沉重得很，仍是睁不开来。

他有着一种奇异的感觉，似有一股热气从他背心直透进去，流转全身。

虽然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但他毕竟是个武学行家，稍稍恢复一两分知觉之后，便即想到，是有人用本身真气，以上乘内功，输入他的体内。他渐渐想起了昏迷之前的遭遇，记得自己是曾中了暗器了。

“那枚暗器想必是喂了剧毒的，唉，想不到齐燕然以天下第一高手的身份，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杀我。只不知这个能够从他的手中将我救出去的人是谁。”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说道：“老爷，你也该歇歇了。这

半枝香时刻下来，你只怕已经耗损了三年的功力了。”

是丁勃的声音。

楚天舒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丁勃唤他老爷，难道我的救命恩人竟是齐燕然？”

果然便听得齐燕然的声音说道：“耗损一点功力算得了什么，只要能够保全他的性命，就是拿我的性命去换，我也愿意！”

事实与猜测刚刚相反，“卑鄙的凶手”变成了愿意舍命救他的恩人，楚天舒惊奇不已：“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齐燕然或许并不知道他已经醒来，但他和丁勃继续所说的话，就好像是知道他此刻的心思，答复他的疑问似的。

“我是抱着赎罪的心情非把他救活不可的，虽然打伤他的人不是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楚天舒听得越发惊疑了。

从语气听来，这个暗算他的人，齐燕然不仅知道是谁，而且一定有亲密关系。

“这只有一个可能，用暗器打我那个人是他的孙女儿。因为只有齐漱玉是他唯一的亲人！但齐漱玉又怎会暗算于我？”楚天舒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他刚刚想到齐漱玉，齐漱玉就进来了。

齐漱玉一进来就嚷：“爷爷，楚大哥怎么样了？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想法子救他一命！”

丁勃小声说道：“大小姐，你别叫叫嚷嚷，扰乱爷爷心神。你知不知道，从出事开始，你爷爷已经有一天一夜不睡觉了。在一天一夜当中，他运功替你的楚大哥祛毒疗伤，也已经好几次了。”

此时齐燕然方始歇手，好像松口气似的说道：“好了。”

齐漱玉连忙问道：“什么好了？”

齐燕然笑道：“玉丫头，你最盼望的是什么，我说好了，

当然就是你盼望的好了。”

齐漱玉喜道：“楚大哥已经好了么？”

齐燕然道：“虽然不能立即痊愈，但爷爷可以对你保证，他已无性命之忧了。”他是喘着气说话的。

齐漱玉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偎着爷爷，眉开眼笑的说道：“爷爷，你真好。好爷爷，但我还要求你一件事情。”

齐燕然笑道：“你一夸赞爷爷，爷爷就知道你没安着好心眼了，好，说吧，你又有什么事情要麻烦我？”

齐漱玉道：“爷爷，这件事情可并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的声名的！”

齐燕然道：“哦，有这么严重？”

齐漱玉道：“爷爷，你想想看，武林中人都说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但在你的家里，竟然有人敢跑来行凶，要是你不把凶手抓回来，你说你的英名是不是一朝尽丧！”

齐燕然道：“我正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不在乎自己的声名了。”

齐漱玉顿足道：“爷爷，我不许你这样说，你一点也不老。今年你不过七十岁，最少还可以活三十年。”

齐燕然笑道：“那不成了老人精吗？”

齐漱玉道：“爷爷，我不是和你说笑的。你不在乎声名，我可以在乎。要是连凶手都不知道，叫我怎能在楚大哥和姜姐姐的面前抬起头来？这件事情传了出去，我在人前也会矮了半截！”

齐燕然这才说道：“爷爷是哄你的，你是咱们家的公主，你要爷爷做的事情，爷爷敢不尽力的。不过我只能答应你尽力查究此事，不能担保一定捉得到凶手。”

齐漱玉道：“爷爷，只要你肯出头，用不着你亲手擒凶，多少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也会帮你忙的。这我倒可以放心，不愁捉不到凶手。”

齐燕然知道：“好啦，你既然放心，那你赶快回去把楚天舒已经脱险的喜讯，告诉你的姜姐姐吧，也好让她放心。”

齐漱玉道：“是呀，姜姐姐这两天饭都吃不下了呢，刚才我还看见她偷偷在哭。”

齐燕然道：“真的？”

齐漱玉道：“当然是真的。爷爷，你还不知道吗，他们俩师兄妹是彼此相爱的呀！”

齐燕然道：“那爷爷就放心了！”

齐漱玉听出弦外之音，嗔道：“你放心什么？”

齐燕然道：“放心我的孙女儿不会给人抢去呀。好啦，别在这里缠爷爷了。你的姜姐姐等你已经等得心焦了。”

楚天舒听了他们对话，心中不觉也是起了同样疑问：“那凶手是谁？”

齐燕然目送孙女的背影走入后院，喟然叹道：“她爹年轻的时候，给我管教得十分严厉，但想不到竟然教出一个逆子来，或许就是因此，我对玉丫头又太过宠她了。但好在她看来似乎尚未给我宠坏。”

丁勃站在一旁，听他提起自己的儿子，不敢搭话。

齐燕然忽然说道：“老丁，那个行凶的人是谁，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了吧？”

丁勃吃了一惊，讷讷说道：“我，我不知道。”

齐燕然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敢说！”

丁勃说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凶手跑得太快，我没看见。”

齐燕然道：“或许你是追不上他，但你根本就没有动过去追的念头，你不敢去追，因为你心里害怕！”

丁勃喃喃道：“我，我心里害怕？”

楚天舒也觉得齐燕然说得未免有点过份，心里想道：“丁勃曾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平生不知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他

怎会害怕一个小贼？”

齐燕然道：“不错，我说你是心里害怕。因为那个人不是你的仇敌，是你疼爱的人！”

丁勃颤声道：“老爷，你，你怀疑我是有心放走他吗？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齐燕然道：“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你心里害怕，你承认不承认？”

丁勃没有回答，似是默认了。

齐燕然继续说道：“我也相信你没看见那个人的脸，因为由于你害怕的缘故，你不敢去追。不过你虽然没有见着他，你的心里是知道他是谁的。”

丁勃仍然不作声。齐燕然接下去说道：“你害怕认出了他，那时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因此你宁可诈作看不见，或者说你是故意要令得自己不知道。”

说至此处，齐燕然长长叹了口气，涩声说道：“老丁，你不必替那畜牲遮瞒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他！”

楚天舒大吃一惊，“畜牲”，齐燕然说的“畜牲”是谁？

疑心刚起，答案已是从丁勃的口中说了出来。

丁勃说道：“老爷，你是说中了我的心事。当时我的确害怕那人就是少爷。但现在我却不相信是少爷所为了！”

些时楚天舒本来已经可以张开眼睛的了，但他不敢张开。因为他已经知道齐燕然所怀疑的凶手就正是他的儿子了！

但获得了答案，他更加是有如坠入五里雾中，大惑不解！

“漱玉的父亲不是早已死了吗，她又没有叔叔伯伯，齐燕然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

他这也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齐老头儿说是抱着赎罪的心情救我！”

只听得齐燕然哼了一声，问丁勃道：“你凭什么相信不是

这畜牲所为？”

丁勃说道：“第一，少爷不会有那种歹毒的暗器；第二，少爷也不会是干出这种卑鄙事情的人！”

齐燕然怒声斥道：“你还要替这畜牲辩护，他做的坏事还不够多么？当年武当的四大弟子他都敢杀，何况是他的仇人之子？”

丁勃并没有给主人的斥骂吓倒，继续说道：“少爷的心地本来并不太坏，当年误入歧途，纯是误交匪人所至，前几天老奴才见过他，虽然他不敢回家，但我却是隐隐感觉得到，他是有点悔过的念头了。”

齐燕然道：“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并无事实作证。”

丁勃说道：“但那暗器却分明不是少爷的！”

齐燕然道：“好，你把那枚毒针拿给我看。”

那枚毒针是用磁石从楚天舒的伤口吸出来的，还染有血污。丁勃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擦洗干净，拈到齐燕然跟前。那枚毒针制作极为精巧，针腹中空，小小一枚针分成三节，由于是用不同的毒药淬炼，呈现三种不同的颜色。

齐燕然道：“老丁，你见多识广，你说这是谁家的暗器？”

丁勃说道：“好像是四川唐家的定形针。”

齐燕然道：“这种暗器虽然源流出自唐家，但却并非唐家属物。”

丁勃问道：“那是谁家的？”

齐燕然道：“是陕西穆家的。”

丁勃诧异道：“恕我孤陋寡闻，我只知道唐家的暗器天下第一，却没听说暗器名家之中有姓穆的人。”

齐燕然道：“此事乃是武林中的一个秘密，唐家不愿张扬，当时你又远在辽东，也难怪你不知道。”

丁勃道：“老爷可以告诉我吗？”

齐燕然道：“对别人我不能说，对你当然可以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你不必问这桩事情是发生在哪个年代，也无须知道那些人的名字。总之男主角是唐家的人，我们就称他为唐公子吧，唐家的独门暗器据说有三十三种之多，发暗器的手法更是千变万化，复杂之极，唐家子弟，从小苦练，往往练了几十年，也是仅得十之一二。这位唐公子资质特佳，不到二十岁便已精通十八种暗器，在唐家可说是前无古人。他二十岁成亲，妻子也是武林名门之女。门当户对，女貌郎才，谁不羡慕他们是一对好夫妻？但却有谁知，他们其实乃是怨偶？”

丁勃好奇心起，问道：“这却又是为了什么？”

齐燕然道：“这位唐公子耽于练武，未免冷落妻房。内里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据说他在某方面是有缺陷的。”

丁勃“啊”的一声说道：“那么这位唐夫人想必是不安于室了？”

齐燕然道：“唐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识礼，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在她生前，亲友都夸赞她的贤慧。”

丁勃听出一点苗头，说道：“死后的声名呢？”

齐燕然道：“你别心急，故事应该顺序说下去。”

“成婚三年，唐夫人生下一个儿子。儿子比父亲还更聪明，十六岁就练成了二十种暗器功夫。唐公子嗜武如命，因此对这儿子极之疼爱。”

“但疼爱是一回事，这个儿子的诞生，却也给他带来了一根刺，插在心头的刺。这个儿子长得并不像他，越大越不像他。”

丁勃说道：“儿女只像母亲，不像父亲，那也是常有的事。”

齐燕然道：“不错，所以亲友们倒是无人闲话，但唐公子的心里却是不能没有怀疑。而且亲友是因为知道唐夫人的平素为人才没闲话的，外面的人则已有点风言风语了。这风言风

语，也免不了传到唐公子耳中。

“唐公子怀疑日甚，上京找一位和他交情极厚的、曾经当过御医的大国手。大国手给他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在某方面的缺陷，他是根本就不能够生儿子的！”

丁勃“阿呀”一声，说道：“唐家名重武林，闹出了这种事情，这、这可怎生收拾？”

齐燕然道：“唐公子回家质问妻子，他的妻子亦早已料到会有此事发生。当下和盘托出，直认是和他的一个姓穆的好友私通。”

丁勃说道：“唐夫人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她是算准了丈夫会原谅她吗？”

齐燕然道：“不，她并不求她丈夫原谅，她事先已经喝下了毒酒。”

那是唐家淬炼暗器的毒药，到了发作之时，已经无药可解。唐公子怒气尚未发作出来，只见妻子已是七孔流血了。他想起往日的夫妻情份，妻子对他也并非全无好处，倒是不觉怒气全消了，说道：“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你何苦如此？”

唐夫人道：“我对你不起，只求你放我的儿子一条生路。”

丁勃说道：“她的丈夫可肯答允？”

齐燕然道：“你猜呢？”

丁勃说道：“如果是为了安慰妻子，让妻子去得安心，他是应该在她临死之前答允她的。不过，假如她的丈夫一定要说真话，那就恐怕难以答允了。第一，唐家的规矩极严，暗器是不传外姓的。纸包不住火，唐夫人自杀之后，这件丑事终须会揭发出来。即使唐公子不杀这私生子，唐家父子也是决计放不过他。第二，好友和妻子通奸，这是谁也难以忍受的。唐公子自必要杀那奸夫泄愤，但杀了孩子的父亲，又怎能不害怕这孩子将来报复？”

“像唐公子这样的身份，他是应该一诺千金的。所以我实在难猜唐公子会不会只是为了安慰妻子而肯用假话骗她？”

齐燕然道：“不错，唐公子当时的想法一定如你所说这样，因此，他没有立即回答妻子。

“唐夫人也似乎知道丈夫的心思，那时她已是奄奄一息，但还是极力支撑，说出了最后两句话。

“她说：我知道你痛恨你这朋友，但不用你去杀他……下面的话她的丈夫已经听不清楚，把耳朵凑到她的唇边，只觉她的嘴唇已经冰冷。或许她已经说完所要说的，或许她没有说完，但总之是死了。”

丁勃说道：“唐夫人说出这样的话，莫非她自己业已杀了情夫？”

齐燕然道：“这次你猜错了。还是让我把故事说下去吧。”

“唐公子正在琢磨妻子这两句话，忽听得有人敲门叫唤爹爹。他匆匆忙忙把棉被遮盖妻子的尸体，叫他的儿子，不，他名义上的儿子进来，说道：‘你妈妈刚睡着了。你小声点说，别吵醒她。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孩子道：我刚刚从穆伯伯家里回来。唐穆两家乃是世交，他的孩子到穆家去玩本来是不会令他惊异的，但今天可不同了，他想起妻子临终说的那句话，疑云大起，立即问道：‘为什么一回来就找我？’那孩子道：穆伯伯有一件礼物，叫我送给爹爹。说罢，把手上拿着的一个革囊交给父亲。

“唐公子道：是什么礼物？那孩子道：我不知道。是穆伯伯叫家人交给我的。穆伯伯没有告诉我，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了。

“唐公子心中一动，隐隐感到不祥之兆，说道：哦，不是穆伯伯亲手交给你的吗？

“那孩子道：穆伯伯进内去拿礼物就没有出来，爹爹因何